

三本书,一世情

□韩志平

我的藏书不多,也没什么珍本、孤本。但有几本书,在我看来比珍本还珍贵——它们藏的不是字,是人。

第一本,当属从母亲那里淘来的俄语读本。它起初放在母亲那个素素都不怎么动的妆奁盒子里。那时我七八岁的样子。它最初吸引我的地方,只是因为里边几幅插画特别有趣:画面上一位医生脖子上挂了听诊器——我那时刚去过牙科看牙,故推断那上面画的极有可能是位牙医。旁边一个小孩张着嘴发出“啊啊啊”的声音。再往后是打鸣的公鸡,栖在树上的乌鸦,还有河里游的一尾鱼。不过是一本极其普通的俄语启蒙读物罢了。

后来母亲也说,这本书本身并没什么特别之处——要说特殊,那也只是独属于母亲自己的。

据母亲讲,当年她曾在村里夜校扫盲班当过老师,后因种种原因没能继续。能让母亲从姑娘时代就将这本书慎之又慎地收藏了十几年,可见母亲对这本书的珍视。我想,这书承载的该是母亲最初的一份梦想吧。

可惜,这本书在我生儿子回娘家坐月子、再返回婆家时,就遍寻不见了。妆奁盒空了一角,成了我多年放不下的念想。尤其母亲离世后,这份遗失的悔憾愈发浓烈。它是我最想寻回、妥帖珍藏进心底的一本书。

除却这本,还有一本少年读物。那是我六年级时自行订阅的刊物,算来,它差不多陪我走过三十余载了。

六年级暑假前最后一节课,闷热的教室大敞着窗户,鼻子里充斥着女生雪花膏、海鸥洗发膏的味道,还混杂着男生疯跑一天后汗臭里一股子怪异的荷尔蒙气息。胡老师那时四十来岁,她说话时总带着笑,眼角的细纹像展开的小扇子。她找到我时,把一本刊物卷在手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说:“你作文写得这样好,真该订阅一些这种文刊。”

一位老师对学生的期许和偏爱,做学生的哪有拒绝的道理。于是未加思索,我就点头答应了。这个年级里,我是出了名的差生,平时又因性格内向,走到哪里都是透明人,能得老师青眼,这对于一个小孩是一件多大的幸事啊。

答应归答应,难处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笔订阅费怎么向父母开口。家里拮据,借米借面是常事,那种饿肚子的恐慌,自小刻进骨子里,更别说法里素来看重成绩拔尖的二妹,我这学习垫底的孩子,连

在父亲跟前大声说话的底气都没有。

然而,架不住那书日夜在我面前晃悠,梦里梦外都在向我招手,更让我不想辜负的,还是老师那双殷殷期盼的眼睛。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那会儿很流行这句话。小孩子心性的我,当时真就拿这句话激励过自己。

某天,大队喇叭里忽然广播:“暑期的孩子们,大家都去割草啊,只要给饲养院的牛马骡子割草,就能挣到工分。”

这是天大的好事,午睡就来枕头。于是,那个假期我顶着炎炎烈日,硬生生割草攒了十三块钱。

九月份开学后的一天,一本散发着油墨香气、崭新的《少年文艺》,被胡老师轻放在我课桌上,全班同学瞬间投来艳羡的目光。那一刻,我第一次成为全班的焦点。那本《少年文艺》后来也在数次搬家遗失了,但被全班注视的那份骄傲,我一直记得。

而另一份安静、深沉、独属于我的懂得,来自我的二妹。她赠我的书,名叫《名诗词解读赏析》。也是唯一本一路伴我左右、多年不离不弃的书。这么多年下来,这本书的折角处都起了毛边,闲来无事,我总喜欢用指腹一遍遍轻轻摩挲那处折痕,便又想起当年二妹牵着我的手走过天桥时的样子。

十六岁那年,我辍学归家,同父母承包了队里十几亩水浇地;那时二妹则远在十几里外的学校走读,借住在一个远房亲戚家。我总觉得自己与二妹之间交集寥寥,她一直在外地借读,后来又凭实力考取了忻州商校;再后来我成婚,她成家,我俩的交集更少了。印象中,即使回家,她也是一个人闷头在屋里啃书本。

我与二妹在家中的存在感向来悬殊。二妹性子沉稳,成绩拔尖,她是这个家实打实的指望,这点从父母的言行举止不难看出。换种更贴切的比喻就是,若二妹是这个家最耀眼的星辰,那我则是这颗星背后一缕没什么分量的小小云朵。自卑、怯懦且又执拗,是我在父母眼里的样子。

一次我因不慎打翻了颜料瓶发出声响,吵到了劳作一上午正睡午觉的父亲,被说了几句。末了父亲又说:“放着好好的觉不睡,尽整些没用的。”当时我低着头,咬了

唇,倔强地不让自己哭。我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做什么都没用?于是第二天,从未出过远门的我,竟只身坐了火车跑去忻州寻二妹。下了火车懵了,忻州商校在哪儿?好在我四处打听,兜兜转转总算找到了校门。二妹望着突然而至的我,满脸惊愕,反倒是我,绷着一张脸一句话说不出来。

夜里姊妹二人只浅浅闲聊了几句家里的近况,她宿舍的熄灯号就响了。后来我离开二妹的学校时,偷偷在她的枕头下塞了两枚在站台买的、没舍得吃的咸鸭蛋。我离开后,二妹放心不下,特意请了假紧跟着回家。那天上午,她同父母在屋里说了什么,我至今无从知晓,只清楚那次我破天荒没挨父母的训斥。

又过了一日,母亲嘱我送二妹去火车站。手里帮二妹拎着母亲连夜做的几瓶咸菜,路上并无话可说。她的手却始终紧紧牵着我的手,过了天桥,穿越人行道。想来是途经新华书店时我多看了几眼,她便牵着我的手推门走进去。

我仍记得,当我真切地站在书店那一排排书架前时,心里的那束光一下子就亮了。二妹很仔细地挑选了一本书递在我手里,一本厚实的、绿色封皮的《名诗词解读赏析》。接过书的那一刻,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掉了下来。内心的委屈、彷徨,那年因交不出学费,我没能继续去文化宫学画,站在台阶上,看着那扇门缓缓关上——那份无人知晓的窘迫与遗憾,原来二妹一直都懂。

就在那一年秋天,二妹顺利从商校毕业,分配到本市一家国企工作;同年秋天,我和父母承包的十几亩水浇地靠着新式地膜覆盖技术迎来了蔬菜大丰收。那年家里添购了村里第一台黄河彩电、第一台小天鹅洗衣机。

回望这些年,我曾有过的、遗弃的,以及如今所剩不多的几本书,总能生出诸多感慨。即使是那些不慎遗失、再找不回的书卷,我也依旧慎重地将它们安放于心底。任岁月流转,物是人非,它们在我心里,永不褪色……

我的书橱不大,可心底这座藏书楼啊,却岁岁丰盈。



心灵感悟

山城有风,盼君再来

□潘怡彬

过去,我习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打开阳泉,书写乡土,记录人文。直到远方的朋友到来,我才看见这城市的另一面。

我与研究生同学韩锦、李瑶在山西大学相识。我们仨自幼扎根于此,日日与群山对望,却从未走遍阳泉的每一条街巷。

尽管如此,我们早已习惯将家乡的山河风物定格为温润与厚重。去年国庆假期,同窗黄靖博、李艺君从校园奔赴阳泉,用崭新的目光,替我们解锁了这座城市截然不同的模样。我忽然发觉,阳泉藏着无数鲜活奇妙的镜头,处处是不经意的惊喜。

出发前,微信群名改为“五人旅行团”。我们没有制定游玩攻略,而是随天气和心情临时前往不同地点。

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天气晴朗。我和韩锦从平定打车前往大巴站,等待靖博;李瑶则去接从高铁站下车的艺君。

我们约定在欧式风格的北山公园汇合。往日路过多次的这座公园,在远道而来的友人眼中,竟成了难得的治愈风景。或许是朋友的到来,为寻常景致添了新的温度;又或许是有意义的集体活动,

鲜活了整个视野。风轻轻拂过草坪,吹出鲜绿的草色。我的镜头褪去厚重的乡土滤镜,换以干净的色调与开阔的视野,拍下湛蓝的天空。一路走走停停,随手一拍皆是风景。除了单人照,我们还用三脚架拍了五人合影。行至北山公园高处时,我们一起望见那片轻盈、清新、充满生机的城区。阳泉的浪漫,就在这份松弛而干净的山城独景里。

照片在“咔嚓”声中越攒越多,不觉已到正午。我们寻觅午餐,来到热闹的万达广场商圈。五人围坐一桌,不谈学业,只聊校园趣事,更多是“下午去哪里”“晚上吃什么”。闲谈之间,多希望时光慢些,再慢些,让快乐与悠闲多停留片刻。饭后结伴唱歌,歌声、笑声、喧闹声交织在一起。那一刻,已然成为读研岁月中滚烫的独家记忆。阳泉的热闹,就藏在每个鲜活的面孔和每次欢聚的瞬间里。

午后,我们穿过万达广场的高桥,两侧红旗迎风舞动,鲜亮的中国红在秋日里分外热烈,为整座山城添上浓重的暖意。最后一站,奔赴狮脑山。沿着盘山

路往上,窗外的风景徐徐展开,目的地是百团大战纪念馆。恰逢国庆假期,游人络绎不绝。靖博和艺君第一次来,仰望望见高耸的百团大战纪念碑,又见雕塑《奋起的母亲》,深感震撼。我们用镜头定格这份赤诚与热烈,留存在友谊的时光中。游览结束,我们排队有序,搭乘公交车下山。阳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这里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暮色渐沉,山城灯火次第亮起,相聚在市井烟火中缓缓收尾。韩锦带我们去饭店就餐,热腾腾的本土风味,抚平了一日的奔波疲倦。在友人相伴下,熟悉的阳泉味道愈发浓郁。

没有刻意计划,却同样遇见了美妙的风景。靖博和艺君都说,还想再来阳泉,这里有厚重的历史,有真挚温暖的好友,还有念念不忘的地道风味。下一次,他们想品尝过油肉、糊嘟……解锁更多山城美食;也想去冠山、娘子关……饱览阳泉独有的美景。我们共同期待,用镜头定格更多美好,续写这段闪闪发光的读研岁月。

诗词曲赋

清晨,我坐在冠山的夏日里

□桦楠

清晨,我坐在冠山的夏日里
任神思驰骋于千年的烟云间
资福寺的钟声响彻洪荒
秦皇的丹辇向着井陉绝尘而去
淮阴侯的榆关壁垒森严
平阳公主的铠甲威风凛凛
韩琦大军翻越了黑砂岭的峰峦
数不清的英雄豪杰来来往往
如云的旌旗铺天盖地
每一座山峰 每一条河流
都烙印着帝王将相
纵横驰骋的足迹

清晨,我坐在冠山的夏日里
上下重城的日头起起落落
赵秉文正埋头于百尺案牍
元好问在嘉河岸边款步行走
陶易的东井水清冽甘甜
吴安祖的州八景风度翩翩
天衢阁的酒香夹着诗香
洒满百里阡陌 处处街巷
南天门上的红牌楼
披片片彩霞 沐点点星辉
巍然挺立于岁月的穹窿

清晨,我坐在冠山的夏日里
蒙古书院的烛光明灭
吕思诚 乔宇 窦瑛
还有许多叫不出的名字
手捧黄卷 谈笑风生
酝酿着一个个千古传奇
傅山的丰周瓢饮亭风雨凄迷
傅眉的陵陀石班驳陆离
评梅款款而来又款款而去
幽深的松林里
传来红鬃马的声声嘶鸣

清晨,我坐在冠山的夏日里
那棵古槐,沐浴着逾越千年的时光
那棵金柏,仍在讲述龙爪栖凤的传说
夫子洞 吕祖洞 文昌阁
执着地守护着三教相融的安宁
延年翘的香风吹过表里山河
盘根错节的乡愁
又多了一重妖娆 一重壮美
一重回味无穷的记忆
一重割不断理还乱的相思

心灯

□郝葆良

夏日的晨风
不曾唤醒我初起的倦意
梦却被入帘的青翠轻轻打断
我阖上微涩的眼眸
去追忆那盏曾予我烈烈光焰的心灯

点亮它的人
有时踏破铁鞋无觅处
有时却如珠玉,蓦然连串涌来
在我的尘世里
总有一些挚友,不经意走入生活
有的如朝旭灼灼,有的如夕照脉脉
托起我那忽明忽暗的意趣
让我听见他们声线里轻柔而深远的那部分

于是渐渐懂得——
该捧在掌心的,就紧紧握住
该放回风中的,就轻轻松手
守着这簇光
日子忽然有了棱镜的颜色
既然你们亲手点燃了它
就别让它独自亮着
让它在你们眼里,燃成另一盏